

前言

學校是國家培育人才以及提供正式教育活動的主要場所，建立一個零危機且有秩序的校園空間，讓師生在安全、舒適且免於恐懼的環境中學習與成長，為學校教育工作者共同關注之焦點。然而，隨著社會環境日趨複雜，學校安全也開始出現警訊，校園霸凌（bullying）事件層出不窮，嘲弄、排擠、強迫、偷竊、甚至傷害等暴力案例屢見不鮮（許龍君，1998；陳漢宗，1993；Siegel, Welsh, & Senna, 2006），部分校園瀰漫不安的氣氛，影響學生正常的學習活動。

校園霸凌行為普遍存在不同文化與時空之中，一項針對斯堪地那維亞（Scandinavia）國家15萬學童的調查指出，15%的國中小學生曾經歷過校園霸凌事件（Olweus, 1994）；Nansel等人（2001）分析美國小學四至六年級學生自陳調查資料發現，約有26%的學生在過去三個月內常遭到霸凌行為傷害，每週至少遭到一次侵害者佔10%；此外，年齡愈低的學童受到偏差行為侵害的機會愈高。Philip（2007）研究指出，美國國小高年級學生曾受到霸凌的比例較國中生高，而國中生又比高中生高。類似行為在臺灣校園中也時有所聞，根據兒福聯盟基金會（2004）針對國小中高年級學童的調查發現，霸凌事件普遍存在校園之中，多數學童知情但鮮少聲張。因此，國小學生在校安全之維護成為不容忽視之課題。

為加強學校安全及防止校園暴力，教育部（2001）依《災害防救法》精神及維護學生安全需要，成立校園安全暨災害防救通報處理中心，統籌各級學校校園事件之通報與處理作業。另外，美國國會於1994年通過了《校園社區安全暨免於毒品法案》（*Safe & Drug-Free School & Communities Act*），規定防範措施以維護校園安全；911事件之後，美國更將校園安全列為優先處理的教育議題之一，積極推動《校園緊急事件行動方案》（*School Action for Emergencies Project*）

等相關措施 (Heinen, Webb-Dempsey, Moore, McClellan, & Friebe, 2006)；在英國，教育標準局 (Office for Standards in Education) 督導英格蘭地區學校簽署《反校園霸凌章程》(Anti-Bullying Charter)，強調學校有義務投入更多的努力，防止學生遭遇任何暴力攻擊 (BBC News, 2003)。由此可見，建立一個安全的校園環境已受到主要國家教育單位的高度關注。

安全的環境是學校結構的基本要件，Maslow (1908~1970) 將安全需求列為人類五大基本需求之第二層次，可見安全是個人發展不可或缺的要素，對於學生學習成就也扮演關鍵的角色；在學校效能的理論模式中，安全且有秩序的學習環境是提高學校效能的重要因素之一 (Creemers, 1994; Edmonds, 1979; Murphy, Hallinger, & Mesa, 1985; Purky & Smith, 1983; Reynolds & Teddlie, 2000)。根據美國一項針對學校安全的實證研究發現，93%受訪者認為學校安全與否對學生的學習成就有極大的影響，80%認為它對學生的考試成績有很大的影響 (黃坤錦，2001)。檢視國內校園安全相關文獻發現，多數研究以分析學生偏差行為類型、防護策略及危機處理措施為主 (許龍君，1998；陳漢宗，1993；黃坤錦，2001；鄧煌發，2007)，以探究校園安全與學習表現關係為主之研究則相對少見；此外，國內進行學校效能研究時常以軟性資料 (soft data) 代表學生表現，並以地區性樣本為主，使研究結果之效度及推論性受到局限 (張芳全，2006)。

有鑑於此，本研究聚焦在檢驗我國校園安全觀感對於國小學生學習表現的影響，採用「國際教育成就調查委員會」(The International Association for the Evaluation of Education Achievement, IEA) 進行之「國際數學與科學教育成就趨勢調查」(Trends in International Mathematics and Science Study, TIMSS) 2003年資料，其對於解釋單一國家成就表現或進行跨國比較的研究均具有一定的效力。此外，國內多數研究指出，學生家庭社經背景及學校相關因素與學習成就有顯